

# 煤老板将矿难家属软禁起来了

4

社会小说



辰光 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友情推荐

## 内容简介

《中国法制观察周报》记者江天养多年从事深度报道,他的名字和一系列惊天大案联系在一起。LX省JY县发生一起矿难,当地媒体一片沉默,江天养单枪匹马潜入矿区,揭开矿主刻意隐瞒事故、强行封井导致几十名矿工死亡真相。境外黑手党开设赌场聚赌,国内富商、官员组团前往。江天养凭借过人胆识脱离虎口,冒死将证据传回国内,引发高层震怒,百名干部相继落马……

暗访记者的精彩人生、报刊上没有的内幕——为你展示。

## 上期回顾

江天养使出了一招金蝉脱壳,从警察局长吴国光和新闻处长宋万友的眼皮下溜回了报社。这下吴国光感到事情闹大了,宋万友让他赶紧去找报社领导打点关系。

“还给我拜晚年呢!”刘东海此时没有心思和江天养开玩笑,“你赶紧来吧,有大事!”

“什么大事?”江天养听出刘东海语调里焦急的成分,“您老难得能把某件事情说成大事啊,啥事情啊?你得先说说啊,我好报选题。”

“先别报选题了,这个线索很模糊,但是很具有挑战性,所以你先别报,弄成了你在单位扬名,弄不成谁也不知道啊!”刘东海在电话里郑重地说。放下电话,江天养回头看了一眼白小宁,耸耸肩说:“得!我还真是乌鸦嘴,我需要马上去LX省。”

列车是在早上七点左右抵达S市车站的,停车三分钟。和以往坐火车时一样,江天养等所有的乘客都已经下完后,才拎着采访包最后一个下车。“出站后左走,我的车就停在售票厅门口。”刘东海那一口LX省普通话在电话里响起。

刘东海是江天养在两年前去LX省做一次采访时认识的,并且两人见面后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刘东海是LX省人,毕业于当地的一所大学。毕业后先后开过公司,倒腾过煤炭,但是都因为自己在当地没有什么社会根基而赚少赔多。2000年,一家国家级的媒体准备在LX省设立记者站,招募员工其中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员工必须是LX省人。进入记者站后,刘东海的工作如鱼得水,发稿量在LX省站的十几名记者中始终排在第一位。这主要得益于他此前多年做生意的经历,虽然他在生意上赔了钱,但是作为回报,他也交下了一批好朋友。而当他改行当了记者之后,那些分散在各地的朋友自然也就成了他的义务情报员,不管各地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出几个小时就会传到刘东海的耳朵里。

崔德贵的家在LX省S市JY县,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煤老板。说起他的

发家史,完全可以用神奇二字来形容。早年间崔德贵在县矿产资源局曾经当过一段时间的临时工,主要是做一些跑腿的工作。几年前,一个偶然的变故让他看到了一个可以一夜暴富的机会。

那是五年前的一个早晨,习惯睡懒觉的崔德贵被老婆像拎小鸡一样地从炕上拎了起来,睡眼惺忪的他看到老婆手里握着一把铁锹,锹里面装着黑黑的一铁锹煤。“你知道这是哪里的煤?”老婆兴奋地看着他。“哪里的?家里的呗!”崔德贵倒头就要继续睡。“你个死鬼,是咱家后院子里的,在地里挖出来的!”老婆的话语里满含着兴奋。

看着自家后院地上,浅层的表皮土下面就是那乌黑的煤炭,一直做着富翁梦的崔德贵不禁双膝一软跪在地上,冲着那个黑黑的土坑磕起了头。当天,崔德贵就把局里的探矿工程师请到了家里,经过连续几天的勘探和测量,工程师给了崔德贵一个天大的惊喜:这条浅层煤带只是个露头矿系的分支,顺着他家往后面的山坡上不到两百米,就是一个储量巨大的矿带,而这条浅层煤带就是那个矿带的指南针。

后面的事情大家可想而知,崔德贵辞去了工作,一心在家当起了小煤老板,五年下来居然也拥有了数百万的身家。有钱后的崔德贵和许多LX省的煤老板一样,先是用几百万的补偿费从老婆那里买回了自己的自由,接着风风光光地把当地一个颇有几分姿色的离异女公务员娶回了家里。与此同时,他还在北京长期包养着一个正在读大学的大学生万丽娟。

平日里,崔德贵很少在山上的矿井呆着,他很多的时间都用在四处结算煤款和参加酒局以及赌局上。矿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由招聘来的一名生产矿长打理,而新娶的那个老婆则全面负责矿上的财务问题。

就在一个星期前,他的工人在井下交接班时,由于分发炸药出现了差错,导致井下的炸药库发生了爆炸。两个班一共44名工人全部陷在矿井里,生死未卜。正在赌局上酣战的崔德贵一接到矿长打来的电话,连忙散了局飞似的来到了矿井,摆在他眼前的一幕令他目瞪口呆。

由于爆炸产生了强大的冲击波,架设在井口的提升架已经被炸得不知去向,距离井口仅几米远的绞车房也已经被冲击波击毁,用自己家老屋改成的工人宿舍也被从矿井里飞出的大个矿石给砸塌了屋顶。满地都是从矿井里冲击出来的矿石,还有一只已经看不出模样的断手就掉落在宿舍门口的空地上。几名不当班的工人正探头探脑地往井口下面看,当他们看见崔德贵来了以后,忙围拢了过来。

崔德贵四下里望了望,发现生产矿长并不在这里。一问工人才知道,原来爆炸发生后,矿长先是给崔德贵打了电话,随后叮嘱大家不要向政府报告,接着就开着自己的车跑了。

而也就是此时,自己新娶的那个老婆也已经接到他的电话匆忙驾车赶到矿井上。经过老婆的点拨,崔德贵突然领悟到了矿长逃跑时的那句话所蕴含的真谛:千万别报告,给死难者家属一大笔抚恤金,封住所有人的嘴。不然一条重大生产事故罪就足以让自己坐上几年大牢,何况矿井从开采至今还没有任何的手续证照。

认识到这一点的崔德贵把心一横,吩咐几个傻在那里的工人先找来一大块厚厚的钢板,用钢板把矿井那仅两三平方米见方的井口盖了个严严实实。又让自己的老婆赶紧下山,从银行里提出50万的现金,平均分给那几个不当班的工人,随后又从废墟里找到了矿上的花名册。遣散了工人后,崔德贵吩咐老婆按照花名册上矿工所留

下的电话号码挨个儿联系死者家属,随后又找来了自己的弟弟和平日里几个要好的哥们儿。“你们就把家属全部拉到内蒙去,找个小旅馆安顿下来,事情没完一个都不许放走。每家赔偿40万,并且告诉他们,按照国家制定的标准他们只能得到20万,多出的那20万元就是封口费,谁要是泄露出一个字,连本带利我全他娘的要回来!”崔德贵咬着后槽牙一字一顿地嘱咐着。

随后,崔德贵又交代老婆如何处理一些善后的事情,连夜便自己开车跑到了北京,找到了万丽娟后,用她的身份证在宾馆里开了一间房。随后,他又开车跑到河北,买了几张电话卡,然后就一直躲在宾馆里等待着老婆处理完一切叫他回去的电话。

在S市车站附近的一个小饭馆里,江天养和刘东海正满头大汗地吃着拉面。“那个姓崔的老小子原以为把井口一盖就天衣无缝了,哪里知道消息还是传到了我的耳朵里!”

“消息是怎么走漏出来的?”“没有不透风的墙!他前面那个老婆,也不知道从哪里打听说是出事了,就开始四下里找崔德贵。结果一下子,整个县里就都传开了。”

“既然县里已经传开了,那为什么当地的安监部门和政府不调查呢?”“这地方你还不知道?哪一级都怕出事,毕竟事故和这个挂钩呢!”刘东海用筷子往自己脑袋上指了指。江天养知道他所指的是乌纱帽。

从S市去往JY县的路全部都是山路,一边是几乎成直角的山坡,另一边是万丈悬崖。十几公里的山路两人足足爬了有两个多小时,当江天养拿出手机准备看时间的时候才发现,这里由于地势太偏远,手机根本没有信号。在一片比较平坦的地方,刘东海站了下来,指着脚下的积雪说:“应该就是这里了。”

# 不知味精啥滋味的夫妻终于尝上美味

纪实文学



商兆宏 著

## 内容简介

在这个通讯网络发达的年代,邮递员的工作已经离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远。然而在江苏如皋这片7300多公里的乡村邮路上,长年活跃着137名乡村邮递员,他们就像137颗爱心的种子,就像一个个绿色的希望,布施一道道金色的光芒,连接了20个镇区145万芸芸百姓,编织了一张充满爱心的“绿色情网”,温暖着一个个孤独老人的心灵,点燃了孤独人生的火红夕阳,也演绎了一个个平凡而动人的故事……

## 上期回顾

章瑞兴老人家的墙上贴着一张斑驳的年画,这是章瑞兴老人的救命年画。因为年画上有两个电话号码:一个是长期帮扶他的乡邮员赵颖东的手机号码,一个是医生最近留的号码。

## 人物风采六:“办事让人放心”的吴学军

这是2007年8月的一天下午,如皋市常青镇董王村的一个普通农舍门口,有一对耄耋之年的老夫妻无精打采地坐着。丈夫叫顾昌庆,老伴叫赵忠兰。

赵忠兰老人的心里清楚得很,虽然老伴顾昌庆在自家门前病蔫蔫地晒着太阳,但他已经到了病人膏肓的地步了,因为他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

突然,一辆摩托车在他家门前停下,老伴赵忠兰抬头一看,原来是干儿子吴学军来了。听说是干儿子来了,顾昌庆老人顿时两眼放光,一脸的灿烂。他一边将吴学军迎进屋内,一边“责怪”小吴说:“孩子,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看我啊?”

原来,自从8月初以来,顾昌庆老人已经病得很厉害了,该死的哮喘病让他一步一步地病人膏肓,连饭也吃不下。而刚好在这个时候,吴学军去了外地作“‘爱心邮路’的巡回事迹报告”。于是,顾昌庆就天天坐在门口等啊,盼啊,眼巴巴地望着远处。

听说吴学军从外地回来了,邻居们都聚拢进了顾昌庆家里。老伴赵忠兰怎么也没想到,那晚老伴顾昌庆胃口大开。看到老人想吃饭了,吴学军就耐心地用调羹一匙匙喂着。让老伴吃惊的是,整整一碗稀饭,竟然被老头子顾昌庆全部吃光了。

吃完饭,顾昌庆老人拉着吴学军的手说:“我估计在世的日子不多了,我一生无儿无女,你就是我的亲儿子。我拜托你,我过世后,无论如何请把老太太照顾好。”“您老放心,我小吴认了你们二老,就会当亲爹娘待。我也一定会照顾好赵奶奶的……”

或许是吴学军的承诺让顾昌庆

非常放心了,当夜的凌晨近五点钟,他竟然安详地去了……

顾昌庆老人真的离开了人世,这让干儿子吴学军非常悲伤!吴学军按照当地的风俗,租用了殡仪馆的水晶棺,在老人的房子里存放祈祷4天,这才将老人的尸体送去火化。他不仅披麻戴孝,而且在起灵时,还亲自抬灵柩,让赵忠兰老人和在场的邻居们感动不已……那一刻,赵忠兰老人抚摸着老伴的灵柩哭诉道:“老头子,你放心地去吧,我们修了好儿子……”

乡邮员吴学军真情操办顾昌庆老人葬礼的事,让许多人十分感动。人非草木,孰能无情?12年多了,乡邮员吴学军与两位老人相处得感情深啊,他也早已将这对老人当作自己的亲生父母对待了。

顾昌庆与赵忠兰是一对相伴人生60年的老夫妻。两人从小青梅竹马,恩爱相伴。顾昌庆老人是位共产党员,年轻时当兵打仗,当过新四军的排长,在那战火硝烟里不知摸爬滚打过多少次,赵忠兰就在家守候着他。新中国成立后,两人一起劳动,一起挣工分,同甘共苦,不离不弃。

一辈子的相厮相守,两位老人无怨无悔,可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孩子。年轻的时候,顾昌庆在战场被炮弹炸得浑身是伤,他都没哭过,更没掉过一滴眼泪。可人老了,心情变了,平日里哪怕听孩子们叫了一声“爷爷”,老人的眼泪就会簌簌地滑落下来。

不仅如此,顾昌庆老人晚年还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病。因为逐渐失去了劳动能力,疾病缠身,也无人赡养,两位老人的日子越过越清贫,越来越困顿。前些年还养两只羊,到后来,羊也牵不动了。他们只有相守在小小的天地里,几乎与外面飞速变化着的世界脱开了节。

那是1998年的雨季里,78岁的赵

忠兰和80岁的顾昌庆老两口可谓尝尽了苦头。可是,就在这一年,如皋邮政局的“爱心邮路”工程启动了。乡邮员吴学军越过他们门前的水坑,带着关心,带着问候,走进了他们的小茅屋。

当时,吴学军虽然只有29岁,却已是一个有着10年工龄的老邮递员了。

慢慢的,老人空旷的灶台上丰富了起来,老人的日子也开始过得有些滋味了,但唯独有一袋味精始终没开封。吴学军觉得奇怪,就问两位老人为什么不用?没想到,赵忠兰老人非常尴尬地回答他:“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不知道怎么用的,所以就没开。”

自从吴学军帮扶两位老人后,两位老人的家里就有了一根“顶梁柱”。吴学军两三天就来一趟,重活、苦活、累活什么都抢着做,农忙时经常利用下班后的时间来帮忙。可谓是贴心细腻,无微不至。

顾昌庆是位老共产党员,又参加过当年的新四军黄桥战役,根据政策,应该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吴学军主动帮老人找到镇上的民政部门,为顾昌庆老人拿到了一个红色的小本子,争取到了“老党员补助”。按照规定,有了这个小红本子,老人一个季度就能得到120块钱的补助,可老两口却不知道这钱怎么领。于是,吴学军就负责定时从信用社帮他们领出,再交给他们……

顾昌庆老人在黄桥战役中被炮声把耳朵震坏了,耳朵的听力早已严重衰退。为了解“爱心邮路”的帮扶情况,焦章兰副书记只好用草棍在地上写字,跟顾老爷子交流。

老人的直爽、朴实,乡邮员吴学军的爱心故事,深深地打动了焦章兰副书记。为了方便外人与老人的沟通交流,回到北京之后,焦章兰自己花钱给顾老买了一副助听器,并立即邮来了。从此,外人跟顾昌庆老人说话

也不那么费力了。

如今,顾昌庆老人驾鹤西去了,他给老伴带来了无尽的悲伤与痛苦。顾昌庆走了,赵忠兰成了真正的孤寡老人,此时的吴学军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在顾昌庆老人去世后的一年里,老太太赵忠兰一直非常悲伤,痛苦不堪。她变得很脆弱,经常一个人发呆,沉默寡言。吴学军说:“那一年,是老太太特别需要关怀的一年。我只要两天不来,她就不行了。我每次过来,都会看到她一个人呆呆地坐在房子中间,神情恍惚地望着神龛上顾老的遗像。”于是,吴学军便增加了看望赵忠兰老人的频率,更加细心地照顾起老人。吴学军怕老人憋闷,有事没事地找些话题跟她聊,逗她开心。大约一年多以后,老太太这才恢复了正常。

顾昌庆逝世后,赵忠兰老人除了养4只鸭子,再没做什么别的活计,周围的邻居把她的地拿去种了,分给她一些口粮。吴学军依然是帮她跑腿,领低保、买日用品、买药。

有了小吴更加体贴入微的照顾,现在的赵忠兰老人也逐渐适应了一个人的生活。她变得很开朗,也乐于跟人打交道了。她将晒好的花生,用油盐炒一炒,装进一个红色的塑料袋里,再存进一个罐子里,每逢有人来的时候,她就拿出来招待客人,满带微笑的脸,乐观而又自信……

乡邮员吴学军帮扶孤寡老人出了名,他也因此成了“爱心邮路”上的“名人”。

由于乡邮员吴学军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他的邮路上出现这样的“怪事”:宁可不相信亲兄弟,也相信乡邮员。有一个打零工的农民兄弟就是这样,他每赚到一百元钱,宁可不放亲哥哥那里,也要委托吴学军代为存到邮政银行里。他说:“吴学军办事让人放心。”